

以微观视角为真实历史显影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一系列以铭记抗战历史、赓续抗战精神为主题的影视、戏剧、舞蹈及美术作品正陆续推出。其中,抗战题材影片《南京照相馆》《东极岛》《山河为证》登陆大银幕。

《南京照相馆》以南京大屠杀期间冒死保存日军罪证的照相馆学徒为主线,用微观视角重构集体记忆通过“底片暗战”的悬疑设定,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叙事结合。观影后,观众认为,“这种‘小人物守护历史证据’的叙事,比直接展示屠杀更具穿透力……后劲极大,内心久久难以平复。”影片自公映起,口碑与热度便持续攀升,持续领跑暑期档。

继2023年推出《孤注一掷》后,导演申奥的新作《南京照相馆》再次定档暑期。申奥谈道,他选择以“照相馆”这一微观视角切入,旨在实现以小见大的效果。他强调自己对社会题材的关注,并擅长运用现实主义手法进行电影创作与叙事构思。“对我而言,电影不仅是娱乐产品,更是传播社会价值、传递正能量的媒介。”他期待《南京照相馆》能引领观众在光影中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并展望未来。

该片从立项到开机历时一年。导演透露,最初的剧本仅有“屠杀照”一条主线。然而,在深入史料研究过程中,团队发现了日军强迫中国人摆拍“亲善照”以掩盖罪行、欺骗国际社会的历史。鉴于这段往事鲜少被影视作品呈现,申奥最终决定将“亲善照”与“屠杀照”并列为影片的两条核心叙事线索。

为了真实还原历史场景,剧组在上海影视乐园耗费三个月,按1:1比例搭建了抗战时期的南京街区。照相馆、城墙、邮局等关键场景均坐落其中。从街道布局、店铺招牌,到人物服饰和道具细节,都力求高度复刻历史原貌。

地处浙江舟山的东极岛,在二战期间见证了一段震撼人心的历史;当地渔民曾不顾生命危险营救英军战俘。电影《东极岛》正是将这一真实事件——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搬上银幕。管虎团队用灾难片手法呈现这一历史事件。作为国内首部大规模开创性还原海难场面的影片,上百人团队70天深海拍摄、抗12级风的巨轮置景,《东极岛》的水戏拍摄,不仅有海上戏份,更要深入海底,既要呈现巨轮沉没的浩大海难,还要展现激烈的海战。

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研究员孙佳山表示,反法西斯主题的文艺创作并非中国独有,它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与深刻的思想内涵,承载着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在文学、影视、美术、音乐等不同艺术领域,诞生了诸如《辛德勒的名单》《第五交响曲》《安妮日记》等众多经典作品。他说:“随着影片的上映,能在新时期焕发发展的活力,为人类命运的思考提供独特的文艺视角,这正是其恒久魅力所在。”

当代视角赋予传统IP叙事新活力

暑期档历来是动画电影的兵家必争之地,

2025 暑期档电影

以“共情力”打破类型藩篱

记者 张洁



热点追踪

随着暑期档的到来,今年电影市场迎来了热潮。截至目前,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95亿元,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不同于以往暑期档单一的电影类型,今年暑期档类型多元,题材新颖。在观众评分网站上,《南京照相馆》《浪浪山小妖怪》《戏台》等作品均收获高分,口碑驱动成为今年暑期档的显著特征,有网友感叹:“这届暑期档堪称品质标杆!”

尤为瞩目的是,《南京照相馆》成为暑期档现象级影片,累计票房已达25亿元,持续领跑暑期档票房榜。无论是《南京照相馆》对历史的深度探讨,还是《长安的荔枝》对传统文化的再现,再到《浪浪山小妖怪》将现代职场哲学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些影片都以强烈的共情力打动了观众的心。

今年《浪浪山小妖怪》(聊斋:兰若寺)《罗小黑战记2》等多部作品集中亮相。

《浪浪山小妖怪》基于现象级IP(知识产权)《中国奇谭》开发,剧情讲述了“小猪妖”组建草根取经团,假冒唐僧师徒踏上西行之路,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冒险。影片由动画短片《小妖怪的夏天》原班团队创作,作为《中国奇谭》系列首部动画电影,既延续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中国动画学派”的水墨写意美学,又通过当代视角赋予传统叙事新活力。观众评价聚焦于影片对“小人物奋斗”的刻画,如“密集的笑声背后是辛酸”等,引发强烈情感共鸣。

监制兼艺术总监陈廖宇提出“笔墨入镜”的美学理念,强调将传统绘画意境融入动态镜头:“在水墨与线条的基底上,叠加光影、色彩与立体空间,构建真实而奇幻的叙事场景。”这一手法平衡了写意与写实、工业化与艺术个性化之间的张力。制作上,超600人的团队耗时打造1800余组分镜与2000多张场景图,在二维动画中创造性融合中国传统笔墨意境与电影镜头语言,实现经典美学基因与现代表达的有机统一。

《聊斋:兰若寺》则创新采用“1+5”结构重编蒲松龄原著,在保持文学深度的同时增强视觉表现力。电影以蒲松龄夜探兰若寺为主线,《崂山道士》《莲花公主》《聂小倩》《画皮》《鲁公女》

《井下故事》六则奇谭徐徐展开。每篇皆展现独到美学意蕴,六副笔墨共绘《聊斋》幻境,重现原著光怪陆离的奇幻世界。

创作者从剧本到制作精益求精,精准还原并创新呈现蒲松龄志怪世界。《崂山道士》单元为还原毛毡动画(指采用毛毡材质制作的定格动画形式)的质感,以数字特效制作千万级毛发量,使15分钟动画的渲染时长堪比长片;《鲁公女》部分为打造黄泉奇观,单帧渲染耗时220小时。全片深度融合诗词、绘画、建筑、戏曲等古典元素,重现东方美学意境。

《罗小黑战记2》在延续前作治愈系画风的同时,显著强化了动作场面,精准定位亲子观影群体。剧情紧接上一部,讲述已逐渐适应人类生活的小黑与师父无限,突闻妖灵会馆遇袭,于是赶赴支援,却意外陷入更大的危机。时隔六年,这对搭档再度踏上冒险征程。新作在画面精度上实现全面跃升,城市与妖灵的细节设计,充分体现了国产动画工业的进步。

追光动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片人兼动画师宋依依强调,动画制作是高度依赖集体协作的工程。“当前中国一线动画创作者主力是年轻人。以我们公司为例,创作队伍规模约37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只有持续吸引新鲜血液加入,才能提升行业产能,保障每年有更多优秀作品产出。”

孙佳山指出,中国动画电影历经数十年发展已形成独特脉络:从上世纪40年代的《铁扇公主》、上世纪60年代的《大闹天宫》至上世纪70年代的《哪吒闹海》,以鲜明民族风格铸就“中国动画学派”的国际地位;经历上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与CG(计算机图形学)技术浪潮冲击后,行业经历漫长摸索期,直至近年迎来技术突破与艺术升华的收获期。

《深海》的粒子水墨特效、《长安三万里》对盛唐气象的呈现、《雄狮少年2》全局光照技术的深度应用,以及《聊斋:兰若寺》毛毡质感的创新尝试,均彰显民族风格与现代技术的融合新生。孙佳山认为:“当前中国动画电影正处于‘矩阵式收获期’,从业者通过精雕细琢的创作态度,持续推进民族风格的现代化表达,这种薪火相传的艺术探索不仅丰富了暑期档的视听体验,更推动着中国动画电影乃至整个电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动人者,唯有照见现实映照人性的故事

不同于以往单一的电影类型,今年暑期档类型多元,古装、戏曲、津味喜剧、动作、进口片等,也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非遗新传

从爱好到传承

记者:您是如何爱上“筋角木传统弓制作技艺”这项非遗技艺的?又是如何成为第四代传人的?

马麟:记得在2006年前后,网络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便捷,出于浓厚的兴趣,我在网上查询资料,自己学习相关的知识。从此以后,我就踏上了制作弓箭这条路。从2007年至今,我先后制作了现代滑轮复合弓、奥运会比赛中使用的现代反曲弓和现代传统弓。在当年的弓箭制作爱好者中,我也算是小有成就。

随着对弓箭历史研究的深入,我被传统弓箭制作和传统射艺文化深深吸引,于是,针对“传统筋角木弓”,我开始了深入研究。用了近3年的时间查阅古籍和其他文献资料,我成功复原了第一张筋角弓。

十多年前,在一次活动中,我遇到了恩师孙云河先生。孙云河先生对我能独立制作弓箭感到震惊,长叹相见恨晚。恩师自幼师承姜星华老先生,不但学习了筋角弓制作技艺,还学习了硬弓表演、传统摔跤等杂技表演技艺。这项“筋角弓制作技艺”由创始人李万才老先生创立并传承至今,我向孙云河先生正式拜师学艺,成为“筋角木传统弓制作技艺”第四代传人。

记者:请简单介绍一下“筋角木传统弓制作技艺”。

马麟:筋角弓选材十分考究,由木头、水牛角、牛筋、鳔胶、大漆和丝线这六种主要材料制作而成,故称六材。在创始人李万才生活的那个年代,由于物资匮乏和战乱等因素,想制作一张合格的筋角弓十分困难,人们仅能对老旧的古弓不断修复。该技艺传至恩师孙云河这辈也只是口传心授,所留下文字记录极少,黑白老照片仅存几张。经过恩师几年的严格指导,我已经把前人的技艺进行了总结与创新,并得到国内外许多弓箭爱好者的认可,多次带着作品进行公益展示展演。

记者:您在制作技艺上作了哪些创新?

马麟:筋角弓从选材到制作是十分考究的。天津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北方城市,很适合作弓。筋角弓的制作过程要求很严格,冬天开裁木料、春天浸泡牛角、夏天晒制筋干,秋天



马麟 作出传统射艺的现代诠释

记者 郭晓莹

一样,被加压后的木纤维更紧实更均匀,成品弓箭稳定性和拉弓手感俱佳。

把《哪吒2》中的“鹿童弓”带到现实

记者:在这项非遗的传承与发展中,您是如何做到传统工艺与现代潮流相结合,来吸引年轻人关注的?

马麟:弓箭是古代十八般兵器之首,也是古代远程狩猎工具。我们传承与弘扬“筋角木传统弓制作技艺”的主要目标,是从弓箭制作出发,引申出复原传统射艺。随着年轻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愈发深入,我们不仅仅把弓箭作为锻炼身体的器材,还发掘了君子六艺中“射艺”这门学科。随着我们最早的这批射箭爱好者慢慢转变成传统射艺的传播者,传统射箭在全国各高校和专业射箭俱乐部中也渐渐推广开来。我曾经有幸受邀在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向学生传授弓箭知识和制作流程。我所教授的学员已有上千人,来自世界各地。通过和年轻大学生的探讨,我们将传统射箭为代表的礼仪仪式——射礼,进行了深入复原,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在天津大学海棠节之时,我教过的同学们还多次进行射礼表演,作为学校对外展示的节日。同学们展示了对传统射艺的学习成果,而我也完成了传承中华传统技艺的使命。

记者:这项非遗制作技艺在人才培养上有什么新举措?

马麟:如果问我什么是比弓箭制作更难的事,那就是弓箭制作技艺的传承。主要原因是传统筋角弓制作门槛极高。在我为徒之前,恩师孙云河先生多年都未收徒弟,有一部分原因是大家对弓箭制作的认知停留在一根木棍或者竹片绑个皮筋就是弓,这是一种错误的认

知。而很多人听到弓箭制作材料需要牛角、牛筋甚至要用到大漆时,就会望而却步。学习周期长,材料成本高,劝退了不少人。

学习并完全掌握“筋角木传统弓制作技艺”的历程确实漫长又枯燥。作为第四代传人,我深感任重而道远。在教学过程中,我不断改进讲课的课件,经常到天津博物馆、文庙博物馆、北京孔子学院等场馆,举办传统筋角弓制作技艺的公开课,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项技艺的学习中。另外,我还把“筋角木传统弓制作技艺”的课件发到网上,指导更多的人进行学习制作。

记者:在这项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中,您是如何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又起到了怎样的效果,请具体讲述。

马麟:互联网让我们这一代人受益非常多。在网吧还盛行的时候,很多人在打游戏,而我们则建立了弓箭爱好者的聊天群。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选手张娟娟夺得女子射箭个人项目冠军。那一年,全国各地弓箭爱好者犹如雨后春笋,射箭开始成为时尚。我们从十几个人的线上聊天群,慢慢发展到线下聚会,之后又发展到几十人的训练小队,随后创立了天津射箭联盟。那时白庙客运站对面有一片绿地,曾经是我们这些射箭爱好者聚会的地点,每到周末大家就会聚在一起交流。

2014年,我们在天津组织几十位弓箭手,又通过网络邀请了全国近百名穿着盔甲的“骑士”,一起在小站练兵园内进行冷兵器“攻防战”,我们和国内最著名的全甲格斗组织——虎贲骑士团,开展了至今无法超越的百人攻城站活动,当年场面十分壮观。

通过互联网的传播与展示,我们的团队有幸受邀参加了2016年在天津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活动。配合博物馆中的展品,我带着收藏的古董弓

喜剧片方面,有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长安的荔枝》,该片由大鹏执导并主演,故事讲述唐代“荔枝转运”这一历史悬案,九品小官李善德意外接下从岭南到长安运送鲜荔枝的“不可能任务”。为了在贵妃诞辰前送达,他与胡商、果农、官员等多方势力周旋,在官僚体系与自然法则的夹缝中寻找生机。

导演大鹏延续其标志性的创作手法——以诙谐故事解构现实,实现了趣味与深度的有机融合。编剧团队为此着重刻画了李善德在大城市漂泊奋斗的形象,并将诸多现代概念巧妙移植到古代语境中。桥上人潮汹涌的“早高峰”、对照画像应卯(旧时官吏每天卯时到官署听候点名)的古代版“打卡”、领导亲手送“大饼”等诙谐片段,既引发强烈共鸣又令人忍俊不禁。影片带领观众以全新视角沉浸式体验魅力大唐开启一场妙趣横生的银幕之旅。

《戏台》改编自同名话剧,陈佩斯和黄渤两位喜剧人联袂出演。影片将镜头对准20世纪初的梨园后台,以民国戏班为背景,讲述了五庆班主侯喜亭,携戏班进京献艺,却因包子铺伙计被洪大帅错认为名角金啸天,阴差阳错献演《霸王别姬》。舞台上下的荒诞碰撞,生动描摹出一幅乱世众生相,折射出戏曲艺人命运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困境。

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曹保平凭借津味黑色幽默新片《脱缰者也》摘得最佳导演奖。该片由郭麒麟、齐溪、孙安可等主演,定于8月23日全国公映。世纪之交,漂泊在外的马飞(郭麒麟饰)回到天津屡遭挫折,情急之下“拐走”外甥李嘉文(胡朔堃饰),这对舅甥由此开启了“离经叛道”的旅程。

为精准捕捉独特的津派喜剧神韵,主创团队不仅在技术层面勇于创新和大胆实验,在情节构思与台词打磨上也极力追求荒诞感和本土特色。曹保平更直言要求效果“更癫一点儿”。众多天津籍演员的加盟为影片注入了地道的方言韵味,齐溪甚至“拜师”小演员胡朔堃学方言,被导演调侃“在正确的道路上还差几厘米”。影片凭借其鲜明的镜头表达、极具张力的表演以及巧妙的叙事手法,依托浓郁的地方文化底色,将荒诞喜剧的氛围渐次铺展。

2025年暑期档的进口影片领域,多以经典IP续作和动画电影为主力,《新·驯龙高手》《侏罗纪世界:重生》《F1:狂飙飞车》《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地球特派员》等多部大片亮相,这些影片有效补充了电影大盘并丰富了市场多元供给,但整体票房贡献弱于国产片。

今年春节档票房热潮退去后,电影市场整体热度呈回落态势。但是,2025年暑期档电影口碑却创下近些年暑期档之最,口碑效应应推动市场强劲复苏,吸引观众重回影院。2025年暑期档电影的票房数据,充分证明观众对高质量内容需求强烈,也为电影行业的发展指明了道路——要将目光投向内容深耕、质量打磨,成就“破圈”传播。值得关注的是,新生代观众的文化消费偏好正发生显著变化,剧本娱乐、主题公园等线下业态以及线上游戏、长短剧集等新兴娱乐形式分流了大量注意力,这种跨媒介竞争已成为电影市场发展的常态。

在这个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夏天,观众要见证的不仅是票房的数字奇迹。当创作从追逐流量转向雕刻人心,当观众从被动接受升级为主动审视,中国电影终于在与时代的对视中找到了那份乘风破浪的底气:打动人心的力量,来自那些敢于照见现实、映照人性的故事。

箭和自制作品,为群众讲解、分享弓箭知识。作为展览活动的表演环节,我和团队的伙伴们,身穿飞鱼服,手持传统弓,伴随着琵琶合奏的音乐,复原了明代“乡射礼”仪式,受到现场观众的喜爱。

记者:在比赛和收藏这两个领域,您有哪些难忘的经历?

马麟:一个弓匠的最大心愿无非就两点:一是自己的作品能被好的射手使用,在赛事中比出好成绩,二是自己的作品能得到收藏领域的认可。

传统筋角弓弓匠在全国也不是很多,有师承的更是凤毛麟角,多是弓箭爱好者,通过互联网学习制作。曾经有一位内蒙古的弓友在比赛前弓出现了损坏,当时心急如焚,偶然间得知我这里有一张适合比赛的筋角弓,于是他就主动跟我联系求借。后来,这位弓友用了我的筋角弓在当地的那达慕射箭比赛上取得了季军的好成绩,我俩都非常兴奋。

我出自一个普通家庭,早年间对弓箭的疯狂痴迷与彻夜研究,是不被家里人认可的,甚至被批评玩物丧志。我曾经和母亲打赌,要在刚刚开始学习的一年内成名,要在四年内有自己的品牌。一晃近二十年光阴,这些早已实现。现在我的弓箭作品已经走出国门,被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外弓友收藏。

记者:您制作影片《哪吒2》中“鹿童弓”的过程是怎样的?

马麟:影片中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执着,同样映射了我作为一名“筋角木传统弓制作技艺”传人在这20余年中的坚持。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受到电影《罗宾汉》的影响,用树枝加皮筋制作出简单的弓箭。

影片《哪吒2》中鹿童的弓,深深吸引了我,当时一个念头油然而生,作为一个工匠,我要成为全网首个制作出这个道具的人。“鹿童弓”在设计时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鹿角和弓体的结合。鹿角是一种又大又重的材料,如果直接粘在木弓体上,会因为自身重量和震动在射箭时瞬间散架。后来我在网上找到了塑料的鹿角模型,中空的结构、塑料材质,正好解决了震动和粘接的难点。“鹿童弓”制作成功后,影片《哪吒2》还在热映中。恰逢“津门遗宝”——中国古典兵器展在天津举办,“鹿童弓”在展览中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还引发了很多现场观众对“筋角木传统弓制作技艺”的关注和兴趣。